

《魏书》的撰写、点校和修订

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

上月底,中华书局《魏书》修订本问世。1970 年代出版的《魏书》点校本被称为“古籍整理的范本”,有校勘记 1993 条。如今,《魏书》修订本的校勘记增加到了 3306 条。其中,删去原校勘记 90 余条,新增校记 1400 余条,改写旧校 450 余条,沿用旧校(含依体例改动)1450 余条,改动幅度达 70%。

“秽史”《魏书》可靠吗

《魏书》与《周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北史》合称“北朝四史”,其中《魏书》是最为重要的一部。这不仅因为其篇幅最长——全书 130 卷(不计子卷为 114 卷),包括本纪 12 篇 12 卷,列传 92 篇 98 卷,志 10 篇 20 卷。还因为《魏书》是我国历代“正史”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,它所记述的内容不仅有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历史,还有东魏历史,是一部纪传体史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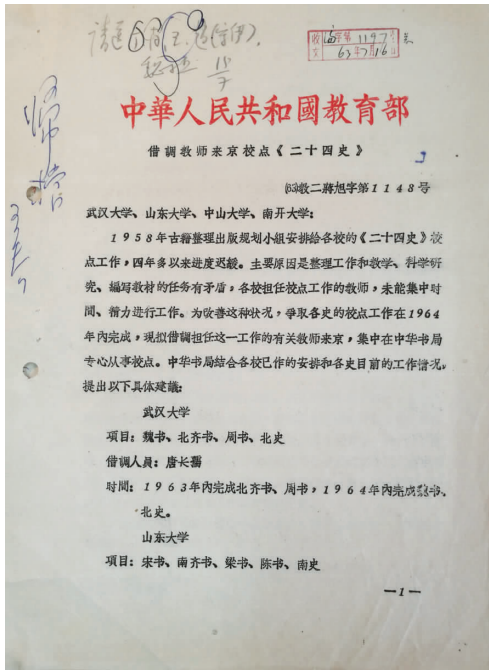
《魏书》全书完成于北齐天保五年(555)。题撰者魏收(505—572),字伯起,少而能文,长“以文华显”(《魏书·自序》)。

已故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高敏认为,魏收撰写《魏书》始于东魏兴和年间(539—542),当时是高澄掌权期。高澄死后,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(551)设置史局编写魏史,再次任命中书令魏收等 6 人在之前的北魏国史基础上“辨定名称,随条甄举,又搜采亡遗,缀续后事”。短短 3 年之后,也就是天保五年三月,他们就完成了《魏书》的纪、传部分;同年十一月,又奏上十志。“其史三十五例,二十五序,九十四论,前后二表一启,皆独出于收”,所以《魏书》题名为魏收所撰。

魏收是个怎样的人?按《北史·魏收传》:“人称其才,而鄙其行。”魏收祖上为官,他本人恃才傲物,结怨甚多,又贪恋财色,在东魏时期一直得不到重用。后来,他请求修国史,但由于德望不足服众,他修的《魏书》难免要遭口诛笔伐。据《北齐书·魏收传》,《魏书》修成之后“众口喧然,号为‘秽史’”。

备受攻击的魏收《魏书》究竟“秽”在哪里?据多方史料,最突出的问题是说他修史不公正、不客观。《北史·魏收传》记魏收常对人说“举之则使上天,按之当使人地”。他常以修史为手段威胁他人,而且“修史诸人,宗祖姻戚,多被书录,饰以美言”。

这些指责属实吗?高敏认



1963 年 7 月,教育部向武汉大学等高校发出“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”文。

因以致死”。但此后仍然难塞众口,导致魏收《魏书》不得公行。后来,北齐孝昭帝命魏收“更加研审”,“颇有改正”,魏收还主动请求付外施行,“任人写之”,但之后仍有人指责这部史书不实。到了北齐武成帝的时候,再命魏收“更审”,才有了数处改动,遂成定本。何德章认为,两次改动均为塞攻诋者之口,未必更为准确。魏收死后,中书监阳休之受命裁正《魏书》,“以叙其家事稍美,且寡才学,淹延岁时,竟不措手,惟削去嫡庶一百余字”。

高敏认为,魏收《魏书》除内容丰富之外,在史书的体例方面亦有所创新和发展,开创了史书撰写专门的宗教志——《释老志》的先例,也创立了把鲜卑氏族的状况和发展变化与北魏职官制度合于一体的《官氏志》新体例;还开了把同宗族成员合于一传的“家谱式”列传体体例的先河。

近世以降,大部分研究者对魏收及其《魏书》的态度多为昭雪,但这部史书刚刚问世就连遭打击,确实影响了此书的流传。据《隋书·魏澹传》,隋文帝就以魏收书“褒贬失实”,命魏澹另撰魏史,最后成本纪 12 卷、列传 78 卷,加上史论、史例及目录,共 92 卷,亦称《魏书》。何德章认为,其书“甚简要”,“大矫”魏收之失,却不过是抄录魏收的书,仅在义例、史论上

大做文章,为的是以西魏为正统。后来,隋炀帝、唐太宗也都曾命人重修《魏书》,但由于没有更多史料可供撰著,具无所成。再后来,又有些后人通过改编魏收书撰写北魏史,比如卢彦卿撰写了《后魏纪》20 卷、张太素撰写了《后魏书》100 卷、元行冲撰写了《魏典》30 卷、裴安时撰写了《元魏书》30 卷等。但由于在当时这些撰述都不受重视,大多没有传世。不过唐人李延寿编成的《北史》还是流传了下来,这部书总括北魏、东魏北齐、西魏北周以及隋朝历史。《北史》的北魏部分主要取材自《魏书》,但篇幅有改易,文字有剪裁,史实有增加。

何德章认为,在书籍抄写流传时代,人们往往会只抄写书中自己喜欢、合用的篇卷,因此《魏书》慢慢不复完整,有的整卷丢失,有的部分内容残缺。北宋时期,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在帮司马光修撰《资治通鉴》时,就对当时流行的《魏书》进行了细致的校勘。

这部校勘后的《魏书》最晚在北宋政和年间(1111—1118)即已初刻,但当时就流传不广,并未存世。到了南宋绍兴十四年(1144),曾在四川眉山翻刻,但也没流传下来。现存《魏书》的最早刻本是南宋翻刻本,由于经过元、明二朝的补版,所以被称为“三朝本”。何德章说,“三朝本”不少版面邈邈一片,难以识读,一些版面几乎空白,文字错误也不少。此后,明清时又传下来几种版本,对文本讹误、脱缺进行了审订、修补,其中“南监本”改补较多,对后来各本影响也比较大。“但这些修订,大都没有文字记录,也并非全都正确,同时新增版刻错误也有不少。”清乾隆四年(1739)武英殿刻印的“殿本”在各卷后附“考证”,即对所作改补做了说明,共 300 余条,“这是今天保存最早且完整的官方主持的关于《魏书》的考证,但从考证的内容来看,一些改订同样存在问题”。

到了近代,张元济搜求古本,重印古史,其中《魏书》以“三朝本”为基础,广泛搜求传世善本,补订文字讹脱,形成一

种新的本子“百衲本”,并有校勘记传世;上世纪 40 年代重印时,又利用学者陈垣的重要发现,从《册府元龟》中补齐《乐志》所缺一版。“百衲本”因文字最为完整,又经严肃校订,印行后即成为研究北魏历史主要依凭的版本。

唐长孺的《魏书》点校本

上世纪 50 年代,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整理工作展开,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、订立规划,为读者提供一套标点(包括分段)准确、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。根据中华书局档案,在“二十四史”点校开始之初,就确定了由唐长孺所在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“北朝四史”的点校任务。点校工作开始于 1960 年底,起初主要在武汉进行,武大历史系成立了“北朝四史”点校小组,最初共 7 人:唐长孺担任组长,成员有陈仲安、石泉、赵婷、陈庆中、曹绍廉、谭两宜。据石泉 1961 年 4 月 12 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去信,点校工作“走过弯路,进

(下转 3 版) ➡

策划: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:
李纯一 licy@whb.cn
封面图片:
北魏正光五年青铜鎏金弥勒佛像(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)局部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关注文汇学人

